

四千多個春天

胡有瑞

一段美好的姻緣

(本文插圖刊第5頁)

梁韓姻緣令人稱羨

秋公八十春不老，敦厚溫柔國之寶，雅舍文光垂宇宙，窗前喜伴青青草。

梁實秋教授八十壽辰時，幾位好友特別寫了這首詩向他祝賀；短短的廿八個字，却涵蓋了梁實秋一生歲月豐燦的光耀，以及那令人稱羨的「梁韓姻緣」。

認識梁先生應該有二十年了。

民國五十年的五月末，教育界傳出梁教授將自杏壇退休的消息，於是，我決定搶先去採訪他，鼓足了勇氣打電話給這位我仰慕已久的莎士比亞權威。

電話中傳來慈祥而親切的北平腔，他告訴我了地址，也說明了歡迎的意思。

邊約走進了安東街梁府，庭院中植滿花樹，日式房屋中則溢滿了書香，梁先生笑吟吟地迎着我，穿着樸實的梁師母為我端來茶水。

訪問在梁教授笑語不斷中展開着，而他也不斷地對我提出問題：「妳那個學校畢業的？」「妳的電視節目主持得不錯？」梁師母陪在一邊，

只是默默地笑着，訪問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記得梁教授家中又有訪客，我只得起身告辭，來的好像是遠東書局的總經理。

由於自己是梁實秋作品的忠實讀者，又加上梁先生風趣生動的說話，在我採訪生涯中，寫下了一篇自認為很滿意的訪問記，文章是這樣寫的：

杏壇老兵退而不休

梁實秋教授決定從教室轉入書房

一位杏壇上的老兵，現在即將退役了！從東南大學開始，一直到臺灣的師範大學，梁實秋教授已經執教了四十年；就這樣傳道解惑的粉筆生涯，耗去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歲月。

在這四十年長串的日子中，梁教授講臺上和藹的語態，散文裏雋永的筆調，和他淵博的西洋語文知識，使他成為學生們敬仰的老師，也是國人心中推重的學者。

如今，這位賢師和學者，將要退休了。他說：「我年紀大了，是該告退了；讓有力的年青人接下這一棒，使教育界能夠新陳代謝。」

文章的結尾，我這樣寫着：

他說：從美國一回來我就教書，一直教了四十年，這中間我曾放棄了三次轉行的機會，為的是貪戀教書生活優雅的情趣。愛過優閒清高生活的梁教授，過去曾用散步、蒔花，打發過無數美好的清晨和黃昏。今後辭却了杏壇，他會用更多時間徜徉在薄霧和花香間，也會用更多思維寫下雋永的文章。

推推快要滑落的眼鏡，摸摸微禿了的前額，這位四十年杏壇上的老兵，微笑着說：「我還是在為教育工作盡力，只是地方換了，由教室轉入了書房。」

文章登出來後，梁先生寫了封信給我，除了稱讚我寫得好外，並要我常去他們家玩。

一年後，民國五十六年的八月初，梁先生完成了他生平的一件大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文藝界的友人特在自由之家舉行茶會，一方面慶祝中文莎翁全集的誕生，也恭賀梁先生了却一樁心願。

面對排列着的三十七集莎翁全集，他對我說：「好長啊，四十年！」神情中，喜樂掩蓋了疲倦，那天是他快樂而又滿足的時刻。

七十喪偶無人可訴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四日，離開臺北兩年多的梁先生，在失去了老伴後，首次由美國回來。我們在機場接他，見到老友們，在落寂的神情中，湧出了盈盈的笑意，於是，他打開了話匣子，不停地說，也不停地笑，當時我在採訪稿中這樣寫着：

是思鄉，也是遺憾，梁實秋教授回來了。

離開臺北整整兩年多，這次再回來，他的心胸中、眉宇間，都有着太多、太深的感觸。

喪失老伴的悲痛，異鄉作客的孤寂，都使得這位洒脱、率真的學者，帶着絲絲的哀戚。不過，他甫抵國門，立即興奮了起來，不停地說，不停地笑，一份故國的溫暖，一些親朋的重聚，都深深地感動了他。

忘記了旅途的勞累，他見着朋友就侃

侃而談，他說：「我已經太久沒有痛快地說話了。」

在美國西雅圖的女兒家，生活舒適而悠閒，只是寂寞了些。每天上午八時送走了女兒、女婿和外孫，他就在一大幢屋中看書、寫作，一直要到下午四時，聽到女兒叩門聲，他必定飛快地下樓，因為「八個小時沒有說話了，我必須找人談談話」。他幽默地形容那八個小時獨居的時刻，是「關單間牢房」，除了自己，面對的全是無生物。

就由於這分孤寂，因此他擁有了一大堆「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來從事「英國文學史」的寫作工作……

多少年來，梁教授已養成了清晨四時起床，然後在晨曦和薄霧中散步的習慣，昨日雖然是夜深才下飛機，今天他依然起得很早，在寬闊的仁愛路上散步，爽心而愜意，只是遺憾的，他將自己的步履儘量壓抑，強忍着不移向安東街的舊居。

他說：「我是個喜歡家庭的人，十四歲以前，捨不得離開父母；結了婚後，我就一直無法離開太太，不幸她去了。於是，我就成了個沒有家的人。」

一陣淒然襲上已七十多歲的梁教授的心頭，所以他雖然喜歡臺北，留戀家園，

可是兩個月後，他仍然將再踏上寂寞的旅程，因為他捨不得拋下葬身在異國的老伴。

黃昏之戀兩袋情書

就由於梁先生這樣的愛家庭和喜好朋友，異國的寂寞和冷清，使他有著萬般無奈又孤獨的感受。

我想就是這種心理吧！不久，臺北就傳出了他與韓菁清女士交往及熱戀的消息。

這一消息可真轟動，反對的聲浪也一波波地湧來，護師團也醞釀要成立，也有「槐園夢憶」的讀者表示抗議，他們覺着有受騙感。

正巧，韓女士是外子魯稚子在臺編劇班的學生，雖然她是紅歌星和影星，但是這位昔日的上海小姐却酷愛文藝，愛看，也會寫，對文人作家特別敬重，所以她與好些文藝界人士都是朋友。基於這層關係，我就央求外子約她出來談談。

我們約在忠孝東路三段一家小型餐廳，時間是晚間十一時，我們剛坐定，在兩位年輕人陪同下，韓女士來了。她明艷照人，在柔媚中透着股豪邁，她稱外子為「魯老師」，而我就忙對她說：「我稱妳韓姐好了。」

韓姐訴說着她與梁教授認識與交往的經過，快樂的笑容，甜蜜的語調，感覺中，這是一個美麗而動人的「黃昏之戀」。

「去年的十一月，離開國門三年多的梁教授，帶着一分寂寞而哀傷的心境來到臺北；那時，他打算利用兩個月的時間與

友人們盤桓，以慰思鄉之苦。

「就是那樣的湊巧，梁教授為了出版紀念亡妻『槐園夢憶』這本書，他走進了遠東圖書公司；在那裏，影歌雙棲明星韓菁清正為了找尋一本梁教授編著的字典，於是經由介紹，一段如詩的情誼就展開了。

「每天中午，梁教授必從下榻的華美大廈，抱着韓菁清愛吃的雞翅膀、鴨肫肝等零食去看韓菁清，討論文藝研討人生。文藝和戲劇都是韓菁清所醉心的，而梁實秋所有的作品，她都早已看過、背過；因此，一分驚奇和愛慕，使得七十六歲的梁教授不得不向這位紅粉知己提出共同結伴度過未來歲月的請求。

「一月初，當梁教授要返回美國時，兩人都壓抑着離愁，韓菁清說：『當晚，他忙著為大同工專寫校名，一提筆就哭，情緒激動極了。』因此，第二天韓菁清不敢到機場送行，怕的是梁教授會捨不得走上飛機。

「從分別起到現在，才只是兩個月；梁教授寫給韓菁清的信已經有八十五封，而韓菁清寫給他的也有六十封。

「在西雅圖的梁教授，說好要寫書的，可是怎寫得下？他整天就忙著給韓菁清寫信，一天兩封，有時三封。韓菁清說：

『每封信都是密密麻麻的兩大張，背面、旁邊全寫滿了。』最使韓菁清感動不已的是：『每天，他都要走很遠到郵局發信，那怕是冰雪滿地，而他一天收不到我的信就坐立不安，連飯都吃不下。』」

就這樣相識五個月，相思六十天後，六十四年三月廿九日的深夜，雀躍而激動的梁教授，遠渡重洋回到臺北，實踐他與韓菁清所訂下的「春暖花開」之約。

在這之前，就在反對聲浪高熾時，梁先生給我來了封信，他寫着：「她是位正直、善良、熱誠而慷慨的女性；我知道，我們是屬於兩個不同圈子的人；可是，有什麼關係，愛的力量超過一切。」

下飛機時，梁教授提著兩個大公文包，裏面全是韓姐給他的情書，而在他歸來前夕，他還特別寄了一首滿含情意的詞：

「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贏的天涯羈旅，教說與春來，要尋花伴侶。」

那年的五月八日，這對有情人終於在國鼎飯店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婚禮，謝仁劍委員和魯稚子擔任介紹人。

賀客幾乎全為文藝界中人。婚後的日子平靜而溫馨，韓姐下廚作飯，細心維護梁先生的健康外，還為梁先生置辦了大批新裝，光鮮的色彩，使梁先生從內心到外形，全充滿了年輕和活力。

守望相助看妻夜讀

兩人協調好，清晨即起的梁先生，先陪一夜看書未睡的韓姐，同吃早點後，一人睡覺，另一人則專心寫作，中午時分同進午餐，小睡後，兩人出外喝下午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飯店，同度的是愉快而溫馨的午後。一天，韓姐無意間看到梁先生在日記中寫着，他認為天天出外喝下午茶，時間太浪費了，生活也奢侈了些，於是，韓姐堅持停止這種活動，兩人改在家中喝咖啡、吃蛋糕。

生活就在這種體貼，互諒而調適中度過，一年、兩年，別人的預期和猜測全都過去了，梁府的生活依然甜蜜和快樂。

其間，他們住過辛亥路的鄉野大廈，以及四維路的樓中樓，不論住何處，屋中的陳設，永遠是為梁教授的起居方便而設。

韓姐曾對友人戲稱梁教授是「守望相助」，原來，晚九時就入睡的梁先生，夜半常起來，此時他必定走入隔室，看看正享受夜讀之樂的嬌妻，「一夜數次，正如守望相助的巡邏人員。」

梁教授喜過清簡生活，韓姐也是位節儉度月的好主婦，沒有佣人的日子，兩人同煮飯，而燒焦了的鍋子，以及屋內清潔工作，全由韓姐負責，四維路的鄰居，常見這對夫婦，互相挽着，同買菜，同散步的恩愛情景。

有次，我請梁教授替我寫稿，韓姐暗暗對我說，稿費多給點。原來，梁先生的兩位孫女由大陸到了美國，生活與學費全由梁先生負擔，由於擔子不輕，這也是梁先生晚年作品源源不斷的原因，但是，看到梁先生如此勞累，韓姐十分不忍

她說：「八十歲的人了，還在擠腦汁，真可憐。」

八十歲後，梁先生的耳朵已大半聾了，眼睛也不頂好，上午可以寫文章，下午怕光就不能提筆，每次去看他，必須先電話約好，然後，梁先生就開着門，坐在客廳等着，每次辭出時，想到他坐在客廳，用無奈語調對我說着：「人老了，真沒辦法。」心中就有點悽然感，記得他六十歲生日時，還豪情地說：「人生就像賽跑，六十歲是一甲子，就是一周，我已經跑完了一周，不過，我還要再跑一周。」八十歲時，他的話就改了：「第二周我已經跑了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我會盡量跑，不能跑完就不知道了。」

廝守十年依然相愛

民國七十四年的五月八日，是他們結婚十週年，對這一天韓姐十分重視，正如梁先生所說：「我們合作了件對不起人家的事。」因為在他們結婚時，有人在報上預言，梁韓婚姻，將以鬧劇始，以悲劇終，「而我們以事實證明這是個荒謬的迷思。」

因此，痲弦、蔡文甫和我聯合發起，在環亞飯店為他們舉行慶祝會，兩人出現時，正如新婚當時，一樣的快樂，一樣的甜蜜。

有人問他們相處的秘訣和藝術，梁先生笑着說：

「至於夫婦應怎樣相處才會諧和，想來就是互相體諒嘛！譬如說，我是北方人，喜歡餃子、饅頭、麵點，菁清則愛米飯，

用餐時我們多各吃各的，但不管哪個人出去踴躍，則常會為對方帶他歡喜的回來。」

聽到惡耗，又讀到梁教授給韓姐的遺囑：

「我首先告訴你，自從十年前在華美一晤我就愛你，到如今進入第十個年頭，我依然愛你。我故後，你不必悲傷，因為我先你而去是我們早就料到的事。我對你沒有什麼不放心，我知道你能獨立奮鬥生存，你會安排你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

我的眼淚不禁滴下，還記得，一天深夜，韓姐與我同在財神酒店咖啡廳聊天，她訴說着她的委屈——大家對她的誤解和不諒，以及兩人在適應和遷就中她所作生活上的犧牲。不過，她却堅強而充滿愛心地說：「我會儘最大努力維護他的健康，我要盡量讓他活得更長、更好，這是我的責任。」

為了安慰韓姐，我撥了那熟悉的電話號碼，傳來的是韓姐一聲：「妳去了那裏，怎麼好久沒有你的消息。」

聽了，我真的很難受，將近大半年沒有與他們連絡，必然，梁先生會惦着我，所以韓姐才會這樣說。

韓姐告訴我，梁先生常愛對她說起，我第一次採訪他時的樣貌。這也是他們夫婦對我時念念不忘的原因。

如今梁教授走了，十二年的相聚，對韓姐來說是會十分、十分的傷痛，在電話中她對我說：「我五天五夜沒睡了，現在，我只想睡一覺。」

韓姐說，不必掛念她，十八日只要到梁先生靈前相聚就好了。

一件轟動的婚姻，一段美好的姻緣，無論是梁先生或是韓姐，我想，他們都會滿足於這四千多個日子的相知、相愛和相聚。

中外文庫

之二十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沖、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